

# 在河之舟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2-01-29 11:53

收录于合集

#李镜合 9

#何伟 1

#江城 1

上周把何伟的《江城》(River Town)又看了一遍，有些意外地发现当初阅读的时候并没有太留意书里诸多他记叙学习中文的经历，挫折与喜悦，可能那个时候在国外我已经过了使用英语的挣扎期，即使还常有语法词汇和发音上的错误，但少有交流障碍，而现在却正在挣扎法语，难免心有戚戚，虽然相比在涪陵的他，我至少还能求助第二语言，est-ce que vous parlez anglais? 他却还要面对很多中文方言，常有无奈，meibanfa。

书里写他记录自己中文进步的方式之一是慢慢认识了涪陵印刷在墙壁上宣传标语中的每一个字。1996年8月末，他刚到涪陵的时候，一开始标语里每一句话最多只认识一个或者两个字，文明culture，人口people mouth，是is，国country

建设精神Culture 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People Mouth 增长 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Is立Country基础

几个月后，同一条标语已经几可辨认。

Build 精神 Culture, New Give Birth 观念  
Population Increase, 促进 Society 进步  
Education Is a Powerful Country's 基础

到了十月份，他说他学了150个汉字，这条标语里认识了建设build，社会society，教育education，而且不再机械地识字，理解也有提高，人口不再是People Mouth，而是population，似乎还变通地把立国翻译为强国，而且是名词而不是动词的形式，但把“更新生育”识别为New Give Birth，“更新”为动词，应该是renew，可能他只认识“新”这个字，“更新”中的“更”还是多音字，第一声和第四声都能读，另一个让他学习中文时头疼的问题，meibanfa。

第二年三月份的时候，他沿乌江上游在山里徒步，和去年同样的徒步路线，四周景致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当时沿途天书一样的宣传标语，这次都有了意义，

Respect the Rules and All Will be Glorious （中文应该是“遵守规范，万事如意”？）

他还看到了 Happy Happy Go to Work, Safe Safe Return Home (“开开心心工作，安安全全回家”)，即使汉语是一种读写分离的语言，会读不一定会写，会写不一定会读，但叠词发音听起来美妙无比，他决定Happy Happy, Safe Safe就是他当天的口头禅（mantra）。

在涪陵的两年自然不会每天都开开心甚至安安全全的，离开涪陵前的一个月里他就记载了和当地人两次难忘的冲突，无论是学习中文，教授英语，还是作为屈指可数（第一年两个，第二年四个）的外国人生活在这个陌生国度的偏僻角落，他一直都在寻找最适合的办法。

对于语言学习，一开始他特别讨厌他的一个中文老师一直对他说budui! 不对（I grew to hate budui: it sound mocked me. There was a harshness to it, the bu was a rising tone and the dui dropped abruptly, building like my confidence and then collapsing all at once）。虽然他学习中文总在犯错，但是从老师嘴里说出来的budui，让他

这个美国教育系统里出来的人很难适应这种毫不留情的纠正（you were right or you were budui; there was no middle ground）。

生活在中国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既有很多困难，也有想不到的便利，他也是后来才慢慢让它们更好地平衡起来。第二年春天，他去陕西榆林旅游，先是虚张声势骗了一个不能接待外国人的旅店老板，说北京的人大已经开会决定，外国也可以和中国人一样住在你的旅店。在榆林北边一个少有中国游客遑论外国人到访过长城遗迹附近，他说他意识到自己的中国生活过了一个拐点，在这个春天，他感觉到自己在中国生活获益良多，已经开始超过了困难（In the spring I had sensed that the benefits were starting to outweigh the difficulties），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捷径，只是耐心和信任而已（It was a matter of developing patience and trust）。

这种耐心和信任要求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被动和消极，允许事情的发生，允许和人的遇见，“我得让事情发生——如果某人向我接近，我就和他说话，而且我接受几乎所有的邀请。我不能期望去控制所有的情形，而且我不能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那些动机几乎全是善意的。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需要一点的被动姿态，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所以我花了大半个春季去适应这个角色。在榆林，我终于找到感觉了——最终，我接受了这一点，就只是让事情发生，往往就是最好的事（it finally felt right—at last I accepted that things happened best when I simply let them happen）。”

即使当初作为和平队Peace Corps的志愿者来中国支教两年，好像对他来说都是偶然，simply let it happen，是为了接触更多的人，经历更多的事情。13年出版的文集《奇石》的序言里说，“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感觉到，小说家的工作对我而言过于内向，尤其我的个性又偏羞涩。我想要一份迫使自己向外的的工作；我需要接触别的生活，别的世界。这样的冲动激励我去和平队报名，并被派往了中国。不过，地点本身几乎是随机的——我只知道，如果想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远离家乡。”1998年完成两年志愿者工作之后，他很快又回到了中国，一直到2007年再次离开，出版了三部和中国有关的书。《奇石》的序言是在开罗写就的，因为彼时他已经从科罗拉多州搬去了埃及，但之后他还会回到中国，虽然又会再次离开。如果当初没有被派遣到中国，而是其他地方，他现在会如何呢？没有中国的Peter Hessler还会是一个优秀的作者，只是就没有《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这些让我读到的书了，也没有一个叫何伟这样中文名字的美国人了。

《江城》里他说他把自己想象成两个人：Ho Wei(四川话He发音Ho)何伟和Peter Hessler，在江城涪陵，何伟逐渐成为了自己的主要身份，他的屋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是给在涪陵生活的何伟，一张是给用英文写作的Peter Hessler，何伟和Peter Hessler互不干扰，唯一的交集是一个笔记本，何伟在上边记录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的中文，Peter Hessler将其整理为文稿。他说何伟是一个有趣也愚蠢的人，他容易犯错，尤其是说中文的时候，但这些错误也经常能让大家开心，获得谅解，异国生活的困难和麻烦都发生在他身上，但如他所言超越困难的途径是耐心和信任，他相信何伟，给予他自由，耐心待他成长，虽然跌跌撞撞，但他能控制的也不多，就只是让何伟走自己的路，同时祝愿他一路顺风，“there was only so much control that I could take over that part of my life, and its unpredictability, although risky, was much of its charm. All I could do was let Ho Wei go his own way and hope for the best.”

这种let it happen 同时 hope for the best的姿态像江水一样，消极被动，道家好像爱用水来打比方，上善若水，从水之道，不为私焉，像书的名字一样，《江城》里常常描写到乌江和长江，故事的末尾，何伟乘船离开涪陵，看到码头上和自己哭泣告别的学生们，“最后，我不再去为将来或者过去而担忧，我只是最后一遍看看这城市。建筑是灰色的。因为夏季的雨水，乌江口很宽阔。一条舢板船优雅地靠近江滩。插旗山隐在雾气中了。我们船加了速，逆着稳稳的江流冲去。”

何伟乘坐快船离开，前往重庆，在涪陵的一年春天，他的父亲从美国来涪陵看他，抵达重庆之后，他觉得他父亲可能会喜欢长江的景色和生活，决定带他父亲乘坐慢船，而不是快船，与已经习惯中国生活的何伟不同，Peter Hessler的父亲面对拥挤混乱的慢船似乎无所适从，他说他父亲在自己的铺位上发抖，一直到抵达涪陵（My father shivered in his bunk until at last we reached Fuling）。

还好相比大海，江水平静，虽然雾气弥漫，但没有风浪，船只行驶平稳，颤抖的只是他父亲。1961年E.B.怀特在文章《The Years of Wonder》中回忆了自己在1923年夏天乘船从西雅图北上至阿拉斯加的经历，在返程途中遭遇暴风天气，船上的东西都被颠到了甲板上，两只狗都被冲入了大海，几乎所有人都病恹恹呕吐的时候，怀特说，“对我，则是凯旋。三日的强风让我感到欢欣和畅快；我奔来跑去，忙活照顾病人，履行我的职责，我不晕不吐，完好无损地度过我平生在海上的第一次大风暴。”

怀特说自己对付暴风和晕船的技巧就是让自己随着颠簸的船只和起伏大海同时摇摆，而不是去企图抗拒或者控制什

么，“我在船舶颠簸时，不去抓牢什么，只管随着每一次上下起伏而摆荡，我的理论是身体的抗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晕船。我的这番自得其乐或许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北太平洋风高浪急的三天三夜里，我跌跌撞撞地沿着过道行走，身体迁就大海，就像大海是领舞者，我随它翩翩起舞（for three days in the wild north Pacific I reeled crazily through the corridors, responding to the sea physically, as though the sea were a dancing partner whose lead I followed）。

把身体交给大海，随着它摇摆，就如同Peter Hessler把何伟交给异国生活，也需要一份被动的姿态，怀特说靠着这种方法，自己暂时适应了一个艰难的世界，“并征服了它”。我很怀疑一个人能征服他被动应对的世界或者生活，可能独自在暴风雪中清醒，活在当下的感觉过于美妙，“丰富，美好，惊人（rich, beautiful, awesome）”，让他有些得意忘形，我当然很羡慕这种喜悦和满足。

疫情之前我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方都搭车旅行过，云南，新疆，土耳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加拿大，台湾，新西兰……几千公里的旅途，这是非常被动有时候危险的旅行方式，把自己交给路过的司机，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那时候自己年轻，常常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却有很多时间，还有一腔热情和不知疲倦的身体，旅行路上觉得自由无比，像极了怀特说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有的一段非凡岁月（The Years of Wonder），“每个人在他人生的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There is a period near the beginning of every man's life when he has little to cling to except his unmanageable dream, little to support him except good health, and nowhere to go but all over the place）。”

法语简单打招呼用ça va ?（直译: it goes? ），类似英语问你怎么样，how is it going ? 回答用ça va (it goes)，我很好。Va（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后边再上一个go的动词原型aller和副词bien, ça va bien aller, 意为it's okay, it will be alright。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魁北克很多家庭的窗户上都贴了一道彩虹，我一开始还以为是LGBT活动，旁边还有一句Ça va bien aller（看采访最初发起人是一个意大利移民，源自意大利语andrà tutto bene），多是小孩们画出来的，可能也只有孩子常常没来由地乐观，有时候路上也能发现他们用粉笔画的彩虹和文字。虽然Va是不及物动词，但我会感觉它后边缺了一个宾语或者地点状语，只是大家都不介意，Ça va bien aller 到哪里并不重要，甚至简略到ça va就够了，去哪里不知道，just let it go and hope for the best.

Ça是代词，可指代一切提到或者暗示的主语，我常常想象这里的Ça是一只小船，在一条河上摇晃着漂流，它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它没有搁浅，它把自己交给河流，被动的自由。Happy Happy go，在河之舟。

不清楚passive的态度到了什么程度是negative，反正对元旦前忐忑等待新冠检测结果的朋友，我当时发信息说，Hey, be negative but stay positive for the new year !

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 Ça va?